

序二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文琪教授將她於 2015 年 6 月 5 日在北醫主辦的「經典教育研討會」中，學者所發表的論文編輯成為專書，承林教授的好意，在本書出版前夕，希望我寫一些關於經典教育的意見，作為本書的序言，我深感光榮並樂於從命。

近 10 餘年，海峽兩岸許多大學推動經典教育不遺餘力，臺北醫學大學是其中成績最卓越的學校之一。本書各篇論文的作者絕大多數都是北醫的老師，就是最明確的證明，林文琪教授多年的努力已逐漸開花結果，成績有目共睹。北醫對經典教育的重視與推動，與 21 世紀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方向相互呼應。

進入 21 世紀以後，世界好像進入了一個 20 世紀經濟學大師 John Kenneth Galbrath 所撰的書名所顯示的「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全球化」潮流的迅猛發展，使世界各國貧富鴻溝日益加深，國際上與國內的 M 型社會快速形成，青年世代大量失業，所以引起一波波「反全球化」的浪潮，英國脫歐以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都是這股「反全球化」浪潮的表現。著名經濟學家 Alan Rugman 在 2000 年就著書指出，所謂「全球化」已是一個神話，80% 的國外直接投資與全球貿易的一半，都是在區域市場中進行，而由北美、歐盟與日本所構成的三極結構中所掌控（參看 Alan Rugman,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Why Global Strategy is a Myth & How to Profit from the Relative of Regional Markets*, New York: Amacom, 2000），「反全球化」浪潮的出現，其來有自。另外，氣候巨變、天災繁仍、空氣污染、

水污染等環境破壞問題日益嚴重，都使 21 世紀的人類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在「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激烈振盪中，21 世紀青年世代的「自我」，常處於撕裂與衝突的狀態，在多重「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拉扯之中，青年世代的「自我」如何安頓，就構成為當代教育的重大課題。

因應以上所說 21 世紀世局的變化，大學通識教育最值得我們重視并努力以赴的有 3 大方向：(1) 生命教育，(2) 環境教育，(3) 經典教育。優質的生命教育課程，可以喚醒學生沉睡中的心靈，使他們興起心志，自作主宰，使他們深思「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優質的環境教育，提供學生深思「自我」與「自然」的「互為主體性」的關係，使學生更能涵育「民胞物與」，「仁者與萬物為一體」的胸襟。以上所說的「生命教育」與「環境教育」，都可以在傳統文化中找出豐沛的資源，而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正是凝塑在經典之中。從這個立場來看，經典教育可以作為生命教育與環境教育的文化思想基礎，其重要性特居首出之地位。臺北醫學大學所推動的經典教育在大學通識教育上的重要意義正在於此。

隨著高新科技以及知識商品化的快速發展，21 世紀的大學正逐漸自願或非自願地被整編到由掌握可快速商品化的知識的新科技學者、大資本家與政治權力菁英所建構的新共犯結構之中。二戰結束初期的 1950 年，全世界的大學總數約 3500 所，學生總數約 600 萬人；但是，到了 2000 年，全世界大學總數已經增加至 3 萬餘所，學生總數約 8 千餘萬人。21 世紀數量龐大的大學師生，正在新型資本主義文化的驅策之下，日甚一日地進行智力的「異化勞動」。大學師生心智勞動的成果，快速地被資本家所掌控，為 21 世紀新資本主義的壯大貢獻力量。21 世紀的大學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4) | 序二

徘徊，面對以下四個抉擇：(1) 大學是國家教育機構或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研發單位？(2) 大學是跨國企業與資產階級後備部隊的生產工廠或是批判社會不公不義的社會之良心？(3) 大學教育是為了個人競爭力或為了社會福祉？(4) 大學是民族文化守護者或是全球性知識社群的一份子？大學師生面對以上四項十字路口的抉擇，迫切需要來自中西文化經典的智慧的啟示。身處「不確定的年代」的 21 世紀的我們，就好像游泳向前行，必須兩腳往後打水；我們因應「現在」展望「未來」，必須回顧「過去」，而經典教育正是「過去」時代智慧的結晶。我們必須深入經藏，才能智慧如海。經典中所培育的甚深智慧，使我們在生命的大船上，不會整天緊盯著甲板；經典的智慧萬古而常新，引導著我們仰望北斗七星，隨時校正我們學習與生命的航向。

林文琪教授所編的《經典教育論集》這部書，各篇論文都聚焦在「經典的活化」這個主軸。本書第一部分除孫長祥教授析論經典教育的理念之外，其餘 2 篇論文分別以臺北醫學大學與南華大學的核心課程為具體實例，討論「活化經典」的理念與實踐。本書第二部分共包括 8 篇論文，由 8 位老師分享他們講授《金瓶梅》、《水滸傳》、《山海經》、《韓非子》、《詩經》、《幾何原本》、《夢的解析》與《真理與方法》等 8 部中外經典著作課程的教學心得。我曾擔任「臺灣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簡稱 TMAC) 委員，在多次訪評臺北醫學大學時，曾參訪北醫諸多通識課程的教學實況，並與個別老師面談他們的教學經驗，對於這些論文作者所報告的教學心得，曾有第一手的觀察。我非常讚嘆北醫的老師們在通識與經典教育上的用心與努力。他們的課程都成為「活化經典」最具教育意義的實踐。

從北醫老師同仁現有的「活化經典」的教學成果的基礎出發，我覺得，經典教育除了力求「活化」以便與日常生活接軌之外，還更應致力於經典「深化」與「內化」。

我所指「經典的深化」，是指我們在 21 世紀研讀經典，必須深入經典作者的心魄，執古人之手，與古人偕行。我們固然不能將中西文化經典當做思想光譜的兩端，以至於將東海西海聖人之心同理同，誤當做南海北海之馬牛風。但是，相對而言，如果我們說西方的經典閱讀比較側重解明經典的內涵，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說，東方的經典閱讀傳統比較注重「如何經由讀經而承受經典的召喚，使身心受用？」所謂「經典的深化」，就是指經典的閱讀者不僅是一個客觀的「觀察者」（observer），而更是一個主觀的「參與者」（participant）。經典的閱讀者進入經典作者心靈與精神世界，參與經典作者群如《論語》中的孔門師生之中，與經典作者對話。為了達到經典教育的「深化」的學習效果，經典閱讀課程教學最好的方法，應是採取當代歐洲思想史大家 Dominick Lacapra 所說「對話的方法」（dialogical approach），或是 18 世紀以降德川日本（1603-1868）民間書院的「会讀」（かいとく）的教學方法。

就我自己教學的經驗而言，我覺得「活化」經典最有效的學習方法之一就是安排學生進行「戲劇展演」。在戲劇展演中，學生經由對經典中的人物之「角色扮演」，而「體驗」、「體會」、「體知」經典中人物的思想、價值理念、語境等，而將經典中的價值含納入自己的身心之中。這種「活化」經典教學方法，所產生的教育效果極為巨大而深刻，國外許多教育學者與戲劇學者也呼籲啟動一場教育學的「展演的轉向」（performative turn）。舉例言之，在研讀《論語》時，如果安排學生扮演孔門師生困於陳蔡時，討論「君

(6) | 序二

子」一詞的涵義，這一場戲劇展演必能使師生進入春秋時代孔門師生的精神世界之中，而使學生對《論語》這部經典的最核心價值之一「君子」，有更深刻的體會。

「活化經典」的第二種教學方法，就是在經典研讀課程中，採用辯論的方式。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經典耐讀，極具思辨性。經過正反雙方往復的論辯，學習者對於經典中豐富的「言內之意」、「言外之意」、「言後之意」的思想內涵，較易契入並有所「體知」（embodiment），所以藏傳佛教發展出悠久的「辯經」傳統，是藏傳佛教論證細緻義理明晰的重要原因。

我自己所開授的通識課程中，常常選取每週講授內容中特具思辨內涵而立場相反的對立命題，以「新加坡式辯論法」，將學生分組進行交叉辯論，同學事後都覺得受益甚多。舉例言之，《孟子·公孫丑上·2》中孟子與公孫丑的往返討論中，觸及「知言」與「養氣」孰先的議題；《中庸》第27章揭示「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的境界，但「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工夫何者為先？這些問題不僅在東亞儒學史中深具意義，而且也具有普世意義，就是可以規劃作為辯論的題目。以上我建議「深化」經典教育的兩種教學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教育的啟發性，如果再經典研讀的課程中善加規劃並執行，一定可以使經典研讀不僅「活化」，而且更加「深化」與「內化」。

在上述「經典的深化」的同時，也就是「經典的內化」。我所謂「經典的內化」是指閱讀者將經典中的價值理念含納入自己的身心之中，成為自己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皇侃（488-545）註《論語》曾說：「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為仁也」（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3冊，頁819），17世紀德

川日本儒者荻生徂徠（1666-1728）撰《論語徵》，提出「納身於禮」與「以禮制心」的說法；佛門中人所說的「納法成業」，當代英語學術界常用的「體知」（embodiment）這個字，就是我所說的將經典中的價值加以「內化」之意。

從經典的「深化」與「內化」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經典閱讀課程，可以更進一步擇定中西文化的核心經典，例如《易經》、《聖經》、《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心經》、《六祖壇經》、《菩提道次第廣論》，以及《柏拉圖》（Plato, 427BCE-347BCE）的《對話錄》、亞里斯多德的（Aristotle, 384BCE-322BCE）的《政治論》、《尼爾馬赫倫理學》、《詩學》，以及諸多文學經典如荷馬史詩《依里亞德》、《奧迪賽》，莎士比亞的劇作等經典，既採取“etic approach”以解明文義，又採取“emic approach”，抱持我們現代社會的問題，扣問古代經典的作者，與古人進行親切的對話。

最後，讓我再次表達我對北醫老師們的感佩之忱，也祝福北醫的經典教育更上層樓，綻放異彩！

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黃俊傑

序於文德書院

2017年3月22日